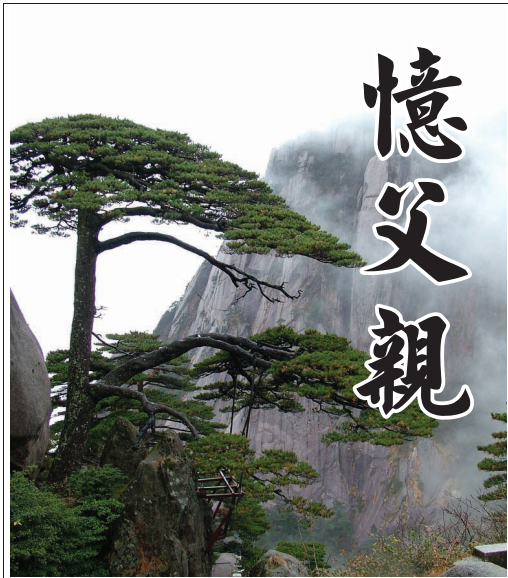


清明剛過,正是春回大地,萬物復甦之際。我卻無心感受這一切,只覺得這顆心似乎比冬天還要冰冷。因為4月8日下午兩點半左右我親愛的父親永遠地離我而去了。

這段時間我沉浸在失去父親的巨大悲痛之中。現在我才真正理解了親人離別的痛苦和思念的刻骨。

為了排遣心中的悲哀,我打開電腦,這時突然想起好像聽國內的朋友曾經說起,他們在網上好像看到了我父親的照片。我半信半疑的進入百度查找。當我將父親的名字輸入後,眼前赫然跳出"老紅軍戰士蔡元福"和一組照片(那是父親生前為機關和學校作報告時的留影)。這太讓我感到意外了。我簡直是又驚又喜,瞪大眼睛仔細看,的確是父親那親切和熟悉的身影。再望往下看有父親簡單的生平介紹,還有父親曾經參加某次戰役的簡述。看着網上這些我之從未見過的照片,淚水再次模糊了我的雙眼。一時間突然心潮起伏思緒萬千!似乎感到父親從未走遠,他好像就在我身邊,就在每一個親人的心里。

我的父親是一個久經沙場身經百戰的老戰士。出生在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里,從小失去父母,是姑姑一手把他帶大。不到二十歲父親就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賀龍元帥的部隊)紅二方面軍。當年入黨,經歷了震驚中外的兩萬五千里長征。經受住了爬雪山,過草地那樣常人難以想象的艱難痛苦的考驗。由於當時的父親年輕力壯,身體特棒,所以在長征途中一直擔任重機槍手。父親就是用這挺機槍多次打退了圍追堵截的敵人。進入草地後,由於氣候環境異常惡劣,紅軍少吃沒穿,缺醫少藥,許多戰士都病倒了。父親當時也病得不輕。鑒與當時的情況,上級下



憶父親

尊敬的浦瑛女士:

你好!我是當代中文學校的一名普通家長,也是伊利華報的忠實讀者。之前從未投過稿。因自知文筆不夠好,不敢冒然為之。但前兩個月突然接到老父過世的噩耗,心中悲痛難忍。突然有一種想寫點什么的衝動。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回國送父親最後一程,也未能見到他老人家最後一面。所以心中萬分悲痛和愧疚。在父親節到來之際,我想借貴報一角來抒發一份對父親深深的懷念,以此來紀念父親。如能如願將萬分感謝!

蔡蘇萍
6/3/2012

令,放棄重型武器,輕裝前進。父親只能忍痛將機槍埋在草地里。每當父親給我們講起這段經歷時,他總是不無遺憾的說:"那可是一挺不錯的槍啊"。不捨之情溢于言表。

父親的戰鬥故事我從小聽的不少。從小學到高中父親經常被邀請到我的學校作報告。每當我看着台上神采飛揚說着話的父親和台下津津有味聽着的老師和同學們,我心中就會陸陸續起一種對父親無限的崇敬之情。我真想大聲對父親說,爸爸您是女兒的驕傲,女兒永遠以你為榮。

由於父親戰功顯赫,新中國成立後,父親被保送到東北某航校學習。畢業後成爲了一名光

榮的飛行員。父親從一個沒有上過一天學的放牛娃到新中國的飛行員,這其中的艱辛是無法想象的。然而由於父親在戰場上多次負傷(父親是二等殘障,有顆子彈一直在父親身上未取出)。組織上考慮到父親的身體狀況,不再適合繼續飛行。父親只能服從組織安排,忍痛離開戰機,轉入空軍後勤工作。在這個崗位上,父親一直兢兢業業為黨工作,從不計較個人得失。直到文化大革命,父親被送往五七干校勞動,後又被遣送回湖南老家。那些年父親和母親承受了肉體到精神的雙重折磨,包括我們子女在內都吃了不少苦。儘管父親在當時受到了許多不公正的待遇,被迫害,遭歧視,父親總是能坦然面對,始

終保持樂觀向上的態度。文革結束後,父親在各級領導的關懷下,在母親的支持下,從新回到了工作崗位。我們全家都為他高興,父親一如既往地勤奮工作,平易近人地對待身邊的每一個人,哪怕是那些曾經傷害過他的人。他都會主動的和別人打招呼。那時我們兄妹都不能理解他。但是現在我們懂了,父親用他的精神,他為人處世的態度讓我們明白了什么叫胸襟,什么叫氣度。父親永遠都用平和的心態看待一切,豁達大度,作事低調。父親的這種品格,這種姿態讓兒女們受益匪淺,肅然起敬。

父親從小對我們兄妹幾個要求非常嚴格,總是教育我們要艱苦樸素。他常說:"工作和學習要向上比,生活要向下比"。在我的記憶里,只有在逢年過節的時候才穿上新衣服,平時都是接哥哥姐姐的。吃飯時,父親也要求我們不準剩飯,碗里不能留一顆飯粒。如發現誰沒吃乾淨,父親就會用筷子敲我們的頭。記憶中我好像常有此"待遇"。哪怕我是父親最小的女兒,父親也一視同仁。父親的言傳身教使我們從小就懂得了浪費可耻的道理。

親愛的父親請您放心,您的後代個個都家庭幸福,事業有成。我們會替您照顧好母親,讓她像您一樣幸福長壽。

愛是永恆的星辰,愛是無盡的思念。一支筆幾頁紙怎能記下幾十年來女兒對父親的敬仰和無盡的愛意。您不平凡的一生雖未給我們留下什麼巨額財產,但留給後人的精神財富我們一輩子也享用不完。安息吧,親愛的父親,您的笑容笑貌將永遠寫在我生命和記憶的深處,永遠刻在我歲月的光盤里。祝您在天國里幸福。

女兒蔡蘇萍敬上



父親退休之後義無返顧地回到農村老家,回到了母親身邊,過起兒孫繞膝、春種秋收的田園生活。老家的院子里有個小菜園,被父親和母親當作寶貝收拾着,種着各種的蔬菜。每次回家,父親都從菜園里拔幾棵白菜啊,挖幾個葫蘆啊,摘幾個黃瓜、西紅柿什么的,非讓我帶回城去給同事嘗個鮮,說這是純粹的綠色食品,絕對沒用過農藥,施的是地道的農家肥。那蔬菜瓜果的味道,確實與超市里買的不一樣,有種天然的香味。

秋天莊稼都收完的時候,父親會帶着我的小侄子去田里捉螞蚱。那個時候的螞蚱肚子里乾淨,捉回來後就洗淨、晾乾,而後用油炸到黃脆。真是可口的天然美味啊,這些在城里餐館酒店恐怕也是難得一見的。

忙完了春夏秋,冬天的父親也沒停閑。他自己給自己找活干,他發現有許多砍伐過的大樹留下的樹根,就為自己找了個可做的營生——劈樹根。每天早晨吃過早飯後,帶上幾塊點心,用軍用水壺帶些開水,自行車上綁個筐,筐里放上斧子、鐵鍬、羊角鎬等工具,馱着小孫子出發了。

樹根一般都在村外,那里人少,很安靜。父親就用鐵鍬先將樹根四周的土挖走,把樹根露出來,然後就用斧頭劈開。他劈下一塊,小孫子就揀到筐里,爺孫倆配合默契,其樂融融。累了,就坐在鬆軟的土地上休息一會,伸個懶腰,聽聽收音機里的皮影戲,吃塊點心,喝口水。將近中午,父親挖累了,小孫子玩夠了,劈柴也裝滿了柳條筐。爺孫倆抹着汗,收拾起工具,悠悠哉哉地回家去了。

母親早已做好了午飯,全家人圍定飯桌,談天說地,歡聲笑語。

一只花貓和一只小狗在桌子底下鑽來鑽去,不時討好地抬頭看看吃飯的人,都想得到一塊肉骨頭呢。

午睡後,如果沒別的事情,父親又帶着小孫子到村外刨挖樹根了。村邊的樹根挖完了,就到鄰村的村邊找。他說最遠的地方有五、六華里呢。幾年過後,院子里已堆滿了碼放得整齊齊的柴垛。

有次回家,我對父親說,整天去費勁巴力地刨那些樹根干什么,買幾噸煤不就得了,又不是花不起這個錢。父親才對我說起他挖樹根的真正意圖。

他說,冬天事情少,就得給自己找點事做。他不願和村里的那些老頭們一起靠牆根曬太陽聊閑天,並不是父親瞧不起這些鄉親。或許是因為知識層次的緣故吧,他說他和村上那些老頭兒的共同語言不多,並且父親也最煩張家長李家短的暗議論,還有就是不愛聽他們議論對村幹部、對社會現象等的不滿情緒,胡亂發牢騷,有的甚至說話很粗魯,一兩句過後就開始罵街了。所以父親就自己給自己找事情做,不參與到那些蜚短流長里去。他說他這樣做一是避開了是非,又給自己找了出力鍛煉的事情,同時收益很可觀,他指的是他收穫的那些柴垛。

父親這些樸素的想法確實對他起了很大的作用,身體比以前硬朗了,勞動之後吃得好的香。或許我還年輕,還不能完全明白與理解父親的心情與心態。但我想,人只有心里真正少了負擔,少了牽絆,才會徹底放鬆,返璞歸真。也只有這樣的人,才是真正歡樂與幸福的人吧。

地址:547000 廣西河池市新建路93號 馮小蘭
郵箱:aijie1211@163.com QQ:1362532450

昨夜我又夢到父親來找我理論了,我正在單位開會,他突然就出現在會議室門外,一臉憔悴淒涼……父親去世已經兩個月了,一想起他臨終前大顆大顆滾落的眼淚,我就像掉進了逃不出的心罰。

那天晚上養老院打電話說父親病重時,我正在參加同學聚會。當時氣氛很熱烈,我喝了不少酒,微醺中,一邊戀戀不捨地穿上大衣,一邊和同學說:"我父親沒事,我接到這樣的電話不是一次兩次了。"當我帶着酒氣趕到醫院時,父親已進入半昏迷狀態,養老院的人說父親是撐着最後一口氣,在等我。看見我,父親虛弱地張張嘴,但縱有千言萬語,已說不出一個字來,大顆大顆的淚珠從他的眼角滾落,之後他疲憊地閉上了眼睛,再也沒有醒來。我那種錐心的痛和自責,無人能夠理解。

五年前,父親因病生活不能自理。母親已經去世了,照顧父親就成了我沉重的負擔。可能是因為有病吧,父親的脾氣變得很怪。進養老院的前三年,我先後給父親找過八個保姆。有時我晚上下班到家,正要給孩子做飯,保姆就來電話了,說父親又發火了,不肯吃飯。我要是有一天不去看父親,他就和保姆鬧騰,他說,還是丫頭做的飯好吃,還是丫頭貼心。

先生在北京工作,我的工作壓力也很大。我每天晚上安頓完父親,回到家孩子已經睡了。日復一日,一年下來,我累得半死,人瘦了好多。我的小家庭進入一種無序狀態,那種苦是外人不能體會的。先生也開始抱怨,他說,你能不能想想辦法,讓家里過上正常生活呀。

2006年底,我心中的煩累達到了頂峰,我和國外的大哥商量,推說我身體不好,想把父親送進養老院。大哥同意了,事實上,因為不能在父親身邊盡孝,大哥

我送父親進養老院

一直對我滿懷愧疚。父親去世後我才聽大哥說,那天他打電話勸父親去養老院時,父親一直沉默。後來大哥說,妹妹身體不好,這樣長了會把妹妹累垮的;再說也會影響她的家庭和睦。父親哭了,他說,我糊塗呀,我拖累丫頭了。

就這樣,因為我們經濟條件尚好,也為了花錢買心安,彌補感情上的"欠債",我給父親選擇了一家很好的養老院。父親的房間很整潔,從窗口望出去,芳草如茵,幾名護士推着坐在輪椅上的老者在散步,四周寂靜得令人心酸。同一個房間的大爺對父親說,完了,這輩子完了,孩子不要咱們了。父親是個要面子的,當然也是怕我難過,他說:"沒什麼,老哥,既然孩子們小的時候要送到幼兒園,為什麼咱們年紀大了就不能送到養老院呢?孩子們也不易,讓咱們住到这么好的養老院就是孝順呢。"我想起當年父親送我上幼兒園的情形,第一次去我特別不適應,父親便一直把我抱在懷里,直到進了教室,他才依依不捨地把我交給老師。初去的那幾天,我總是哭鬧,父親每次都要站在幼兒園的柵欄門外頭,看我玩一會兒才離開。

那天,初到養老院,曾經在家里頂天立地的父親,像個無助無奈的孩子。我不知道他是否也會不適應,是否也會盼着我有一天接他回家。想到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從身後抱住父親,淚如泉涌……父親忍住淚,拍拍我的頭對同屋的大爺說:"丫頭捨不得我來,是我自己非要來的。"後來我每次去養老院,父親都會這麼說,是說給他自己聽,也說給別的老人聽。

儘管我內心很矛盾,很掙扎,但理智最終還是讓我硬起心腸和父親告別。父親微笑着說,你們放心地走吧,我沒事的。我逃也似的離開那里,深怕自己多

待一分鐘就會改變主意。把父親送進養老院的兩個月後,我競聘當了一個部門的主管,我很想做出成績來證明我自己,於是總得加班。先生在北京工作根本顧不了家事,孩子的學習成績不理想……我沒有多餘的精力去照顧父親。坦白地說,很多時候我去養老院看父親都是敷衍了事,怕別人說我把老人扔進養老院就不管了。

如今,失去父親的痛和內心的拷問,沉得就像一座永遠搬不走的大山壓在我的心頭。有時在路上看到養老院的牌子,我也會忍不住淚流滿面。同學聚會那天我穿的那身衣服,被我壓在了櫃底。聚會的頭一天,原本是我與父親約好去看他的日子。但是因為聚會,因為在聚會上會見到那個我曾經心儀後來錯過的男人,我在大街上流連,買了一天的衣服。轉天上午,我本來還去看父親的,我卻打電話給父親說單位有急事要加班,事實上,我在美容店里做了一上午皮膚護理。我不知道,那就是我和父親最後一次說話。幾個小時後,我失去了父親。

現在我想孝敬父親,卻再也沒有機會了。

孝順,是需要我們付出很多心力的。激烈的生存競爭和快速的生活節奏,使得許多像我一樣的中青年人的壓力很大,我們既要做好工作,又要承擔家庭責任,深感力不從心。把父母送進養老院,是很多人無奈的選擇。

但有調查資料顯示:90%的老人不願意住進養老院,他們需要的是子孫滿堂的天倫之樂。在養老院中,60%的老人是從考慮子女的難處出發而入住的。父母的愛是天下最偉大,最無私的愛。"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當父母健在時,我們要盡心。 邵衡寧

刻,就在父親自己獨處的時候,他總是如斯冷靜審視自己的這一份感情,或許那時他可能會對自己釋放出來。誰無意中看過的,誰就會知道畢竟父親就是如此藏在理性中。

父親愛是一般上男性簡單又直接的感情特性中,最為複雜的感情。

願天下間父親感受幸福

願天下間父親感受幸福

願天下間父親感受幸福

願天下間父親感受幸福

願天下間父親感受幸福

願天下間父親感受幸福

願天下間父親感受幸福

願天下間父親感受幸福

願天下間父親感受幸福



願天下間父親感受幸福

願天下間父親感受幸福